

林筱聆  
黑金

◎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

# 花草与大楼齐飞的城市

刘放

三角梅和凤凰花竞相盛放的五月，我们来到了鹏城深圳。满目红艳艳的花瓣如笑脸，述说着热情，张扬着个性。有人说，深圳是中国绿化最好的城市之一，丰沛的降雨加上光照充足，自然有着先天的优势。再加上规划的先进，起点高，后续护理措施得当，让这里成了高楼与绿树交相辉映的所在。深圳高楼林立，在深圳观景，人们往往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一个仰视的姿势。

但我还是喜欢学李白，固然少不了要“举头望明月”，但更加上心的却是“低头思故乡”。眼前的景是人家的，故乡才是自己心上的，必须低头而思。

我抽空去了一下位于深圳市东郊的深圳仙湖植物园。该园建有苏铁保存中心、木兰园、珍稀树木园、棕榈园、竹区、荫生植物区、沙漠植物区、百果园、盆景园等十几个植物专类园，非常开眼界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门票为15元，学生票5元，但又特别辟出一个免费开放时间，在客流量低的时间里，两个时间段的7个小时中，免费开放。我就是在这个免费时间段进的园，看了很多植物，也领略到了深圳人的友善。

略说几种从未一见的花卉：丝铁线莲、鹅掌柴、米碎花、浙江润楠、曲枝假蓝……这曲枝假蓝有着蛇皮一样的纹路，而丝铁线莲朴素优雅，纤巧的花瓣几日后会变成一团团的“白发魔女”。而且，我还看到了狗仔花！北宋王安石有诗写到狗仔花：“明月当空叫，五犬卧花心。”大文豪苏东坡认为诗句不合事理，就真诚地做了修改，改为：“明月当空照，五犬卧花阴。”按理，改得不错，因为明月怎么会叫呢？改5条狗狗匍匐在花蕊中为花阴下才合乎情理。不料，这是王安石下的圈套，他

似乎还是有意逗老朋友玩的，他看了东坡的改动后，捋须而笑，说东坡见闻不广嘛。后来苏东坡滴居海南儋州，看见了有鸟名为明月鸟，又有花名为狗仔花，恰恰是花瓣内有5支花蕊，形似5只小犬头顶蹲坐一团，头、身、尾俱全，形象逼真。于是东坡恍然大悟，知道自己当年错改了王安石的诗。这狗仔花也因此段轶事名扬天下。



深圳仙湖植物园

据了解，深圳有超过2000种的野生植物，他们不声不响、有滋有味地生长在深圳大地上。深圳可仰视，亦可俯视。

仰视大楼是外观，如能人内乘坐电梯实地平视才更佳，一如望着硕果满枝头而咽口水，再亲口尝尝，那才是真正的亲近，因亲而近准确知滋味。

我们去了腾讯员工尚未进入的新大楼。说到腾讯，年轻人几乎无人不知。许多接触QQ的人，一定记得那个好玩的企鹅。登上那个免费的QQ聊天网，等待的过程中，一只企鹅在摇头晃脑袋地四处观望，跃跃欲试，实在让人忍俊不禁。在腾讯网玩游戏，玩围棋，开房间时又是这只企鹅迈着天鹅湖中小天鹅一般的舞步，给送来开门的钥匙。

听同行入讲，腾讯创始人之一的马化腾曾请他们吃饭，饭间得知，这个“小马哥”最先是做BP机的。“小马哥”并不隐瞒，他说他的第一桶金就是靠BP机在北方挖掘到的，助其腾飞。BP机如今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，腾讯却“桃花依旧笑春风”。

乘电梯到13层，我们细细观摩了员工即将入住的办公写字间。总的印象是，与其说高档，

视无睹的根据身高可自我调节高低的工作台更情有独钟。它设计的特点是坐着工作，但一按台面，台面能立刻升高，再自行调节，直到能站立工作，像海明威所说的“站立写作”。我立刻用微信发出一句话：仲仲，你知道我在哪里吗？捷足先登，在你的新办公室！

仲仲是我姑姑的孙子，大名罗子冲，一个身高一米八九的高个儿小伙。

仲仲小时候是有名的豆芽菜身材，初三就蹿过了一米八，我们都笑他是“小姚明”，就是太瘦。他也喜欢打篮球。我曾问他，这样的身高，扣篮该没有问题吧？他笑笑，如实说，跳起来可以挂在篮筐上，还是有点不敢把球往筐里扣。

他父母长期在外地做工程，他从小与外公一起长大，对外公感情极深。一晃，他考上了地处岳麓山下的中南大学。虽然不如北大清华的名气大，但也是985名校。他的专业是本硕博连读，但本科毕业时，一个他心仪的女同学被保送到北京中科院读研，而这个女同学属于青梅竹马性质，在对方的鼓动下，他放弃了母校免试读研，报考清华，觊觎在京城做伴。但是，考砸了，失意之中到了深圳，在一家家教公司打工。我调侃中鼓励他，没关系，在深圳崛起，也许能让女同学“孔雀东南飞”，再度在鹏城携手也未可知！

深圳离苏州远，我也没能多了解他的工作情况，只知道他用第一个月收入买了一台制氧机，寄给湖北老家古稀之年的外公，外公患严重的哮喘病。老外公到制氧机，通上电，源源不断的氧气让他舒服了很多，左邻右舍的老伙计来围观，羡慕他有福气，老人却禁不住边笑边老泪纵横。我听说这些时，一抬眼，发

现天空是如此湛蓝高远，感觉做人虽有诸多不如意，但也真的很有意思。

很快，他做家教做出了名气，学生不但追随不舍，还介绍来不少生源。公司决定让他编写教材。而腾讯公司得悉，经考察，立马抛来了橄榄枝：如意，我们可以给你增设平台。

这平台，字面上的理解，当然是不让他压低座椅就台面，而是抬升平台，让他伸直了腰腿舒服地工作。更深一层的意思，也许就是心灵舒展，天空辽阔。

前不久，听说北京的女同学毕业后，放弃了北京诸多科研机构的机会，南下，也入了腾讯公司。呵呵，倒是让我无言言中。

我在微信里对仲仲说：不错，我虽然没有看见你打篮球，但我感觉你在生活中已经将这只篮球扣进了筐。好样的，继续加油！

看一方水土是否钟灵毓秀，当然要看杰出的人才。但是，如果仅仅只看几个身价入富人榜排名的大佬，每一地都有，差别不大。倒是近距离看看普通人，答案更为靠谱。譬如这对我“表伯”的腾讯人，他们很普通，租房住，如同城市里的野生植物，但不论是“明月鸟”还是“狗仔花”，他们能有充分展现才华的平台，“士为知己者活”，这样的一方水土才更加充满活力，充满希望。南北朝人庾信写《马射赋》得名句：“落花与芝盖齐飞，杨柳共春旗一色”。到了唐代，王勃青出于蓝活用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。今天的深圳，似乎又有了类似的句式，那就是“花草与大楼齐飞”。小人物能与大人物一样意气风发，低矮的花花草草在高楼大厦中生活精彩，毫无愧色，这，恐怕才是深圳最让人动心之处吧？



陈文令作品

第二次见面同样是在深秋，中间已经相隔了五六年。黑金！那一刻，我的脑海里莫名冒出这个词。在闽南语里，“黑金”指的是乌黑发亮的意思。可是脑子里这个词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：闽南语的形容词、普通话的名词，这样一来，“黑金”既有颜色，又有质地，两次见面的巨大落差也突显出来。彼时被反复介绍“著名当代艺术家”的他穿着红色T恤、绿色休闲裤，留着长长的头发，显出时尚、另类。说句真心话，第一次见面，黑金并没有给我留下好印象，有的只有距离感和陌生感。而此时回到故乡的他，淹没在一片纯粹的黑色里。镜框是黑的，上衣是黑的，裤子是黑的，甚至连犀利的目光都带着黑色的深邃。没有任何其他色彩点缀的墨镜给黑人一种近乎窒息的压抑感——直到对方开口说话。

后来才知道，两次见面之间，隔开的不仅仅是时间，而是一场事关生死的大病。一个经历过生死的人，是凤凰涅槃后的重生。一个经历过两次生死的人，必是千锤百炼后的黑金。尽管他的颜色不再那么明艳，那么张扬，但一切都掩饰不了它本体的光芒。这种黑延续到往后的任何一次见面里。

黑金经历过几段黑色“爱情”。在他的记忆里，小小的帕帕是未遂的爱情都是那么的美。后来，真正爱上了，却因为女家家庭的强烈反对而一次次黑屏。1996年的春天，痛定思定他选择了浪漫的鼓浪屿作为与女友分手告别的圣地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夜晚啊！海风冷冷地吹，棕榈树林沙沙地响，弯弯的下弦月若隐若现，心情灰暗到极致。在皓月园的海亭，分手的话还没说出口，突然，冒出了3个歹徒，将他们困住了。“拿钱来！”“快点！”被爱情折磨得郁闷至极的黑金顿时血管喷张，没有退缩，上前一搏，厮杀。后果是：20多刀，血流如注，近乎丧命。结局是：女友成了他的太太，成了他3个孩子的妈。黑色的爱情故事终究发出亮光来，那亮光是鲜艳的红色。2002年，一组海边的小红人把他带进了大众视野。借着这组作品，他大跨步迈向北京，走上中国乃至国际当代艺术的大舞台。这以后，狂热奔放、犀利尖锐，成了他的代名词。《红色记忆》《幸福生活》《艰苦奋斗》《中国风景》等一系列夸张、荒诞、幽默的雕塑作品喷涌而出。

都说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她教人在遇到险滩时激情迸发、勇往直前，也教人在平缓的流域学会宽恕学会放下。劫案发生十几年后，雕塑《悬念》问世。“我觉得我应该做一件作品，来梳理和升华这个生死攸关的劫难，后来就有了《悬念》这件作品。它如同一个鲜活残酷的生物链，在生死瞬间，谁都是胜利者，也都是失败者。只有放下，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胜利，这也许就是宽恕本身的力量。”很多人都以黑金更多是给作品寻找宣传的噱头，谁都想不到展览结束后，他真正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“放下”。他走访了当年伤害过他的3个罪犯的村庄，匿名资助了罪犯的家庭，并将该作品获得的30万奖金捐给了当地的一所劳改犯的子女学校。他说：“真正的宽容是为了别人，更是为了自己。我希望这些孩子能够得到爱，不去仇恨，不去犯罪，从而使这个社会更加美好。”

命运再次跟黑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。2015年初，他被查出鼻咽癌。那年4月22号，原本是他白盒子的个展开幕的日子，他取消了那个展。他积极治疗，不言放弃，再次战胜命运，在黑色的基调上开出灿烂的生命之花。这以后，他艺术创作的格局进一步打开，风格与主题都发生了巨大改变。那一年年底，以表达全球化现实和人文现状、呈现古今中外大融合人文景观的雕塑《共同体》诞生。几个月后，以重温古老智慧、尊重世间万物本有的价值为主旨的大型雕塑《万物皆牛》在北京国际鲜花港展出。2017年，他有意识地选择了4月22日这个特殊的日子，“妙谛同心”新作展在白盒子艺术馆开幕。《行走的人》《记忆树》《世外桃源》《空心觉悟》，一件件向着内心出发，发问生命意义的作品出现了。展览的核心作品《妙谛同心》中，一个戴着防毒面具的人弓着腰，双手抱着一块闪闪发光的石头，艰难地往前走。他的背上长出一枝梅花，那强劲的枝条，那鲜艳的花朵，无不给人一种力量，一种希望。我更愿意相信，这是来自死亡的黑色灵感，这是死亡赋予一个艺术家的生命感悟、内心体验，乃至哲学思考。两次经历过死亡，人的气息随之沉稳，除了不惧死，更重要的还在于珍惜生。

这几年，久居京城的黑金经常回到他的福建乡下。他的头上多了一顶黑毡帽，依然如故的一身黑色着装上更多时候会搭配一条有明快色泽的丝巾。他遵照祖母的遗愿，在乡下祖宅捐了一座关公雕塑。关公背后，一个经典的小红人形象满脸堆笑地幸福倚靠着，我们看到了离家几十年的孩子笑对人生回报家乡的畅快感。他在家乡建了艺术工作室，他说他的走出去是为了更好地回来，他的根在家乡这片土地。我们知道，这样一块扎根故土的黑金，注定会在他的家乡在日日发出更加耀眼的七彩之光。黑金其实有个非常文艺的名字——陈文令。陈文令的家乡在福建安溪的金谷。

◎食话

## 乔口古镇的豆子芝麻茶

俞胜

回到北京一个月了，我记忆中的乔口古镇，最美的景色是乔口书院里的一杯茶，一杯豆子芝麻茶。

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豆子芝麻茶。炒熟的黄豆和芝麻，伴着细碎的姜丝和茶叶末，一半漂浮在杯中，一半沉落在杯底，像一幅绝美的丰收画卷。

热腾腾、香喷喷的豆子芝麻茶递到手中，喝起来，豆味、芝麻味、茶叶味、姜味、盐味，还有水的甜味，品这种种混杂在一起的滋味，就觉得哪里是在品茶，分别是在品一个人的一生，自己的，也可以是他人的。

这茶除了解渴，还具有消暑解热、祛寒去风、健脾开胃、益气安神等功效，常喝此茶可以益寿延年。怪不得乔口的寿星那么多，百寿街门口的百寿牌坊上镌

刻了三十多位百岁以上老人的姓氏和生卒年。依然健在的百岁以上老人还有几十位。这茶仿佛是一把密钥，能用它打开乔口古镇人的长寿之谜。

我想，供奉在乔口古镇“三贤祠”里三贤应该没有喝过此茶。3位贤人，屈原在62岁那年结束了自己的生命；贾谊短暂的一生在33岁那年戛然而逝；杜甫也只活了58岁。而且，根据史料，豆子芝麻茶最早出现在晚唐诗人薛能的诗中：盐损添常戒，姜宜著老夸。三贤出生的时代，长沙的老百姓还没有发明这种益寿延年的茶。薛能约生于公元817年，他出生的那一年，“三贤祠”中的最后一贤——杜甫已经辞世47年了。假如考虑到诗家的记录可能比现实生活发生的要滞后的因素，“三贤”中也可能只有杜甫

一个人喝过这样的豆子芝麻茶。杜甫来到乔口这一年，是公元769年。杜甫想去衡州刺史韦之晋手下谋份差事，从川入湘，经过乔口，写下了让今天的乔口人津津乐道的《入乔口》诗：

漠漠旧京远，迟迟归路赊。  
残年傍水国，落日对春华。  
树密早蜂乱，江泥轻燕斜。

假如杜甫喝过豆子芝麻茶，他从中品出的恐怕多是盐的苦咸和姜的辛辣。他叹贾生的凄恻，何尝不是自叹。杜甫卒于公元770年，也许到乔口的时候，他就有了来日无多的预感。

杜甫哀悼的贾谊应该没有喝过豆子芝麻茶。公元前177年，贾谊为长沙王太傅时，经乔口去汨罗江悼念屈原，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吊屈原赋》，对屈原寄予了无



限的同情，但贾谊主张“远浊世而自藏”。然而，这个才调绝伦的贾生，却在几年后因梁怀王坠马，抑郁而亡。难不成是因为他来到乔口，没有喝到豆子芝麻茶，有一个健康的灵魂的人却没有一个健康的体魄。

贾谊哀悼的屈原更是不用说了，从洞庭湖上溯湘江，途经乔口，他没有喝到豆子芝麻茶，但他把自己的一生化作了一杯豆子芝麻茶，让后人细细地品，有滋有味地品，所包藏的种种况味。

来到乔口，我才知道，乔口这个美丽的名字，竟然来自美丽的小乔。原来有着“长沙十万户，乔口八千家；朝有千人作揖，夜有万盏明灯”之美誉的乔口，竟然与我家乡的人物相遇，撞出一朵娇艳的鲜花。

边曾经没有任何装饰，但是后来经常有一些走遍了世界各地的人，分享了自己的游记，摄影给我这样不方便出游的人，如今我书房的窗边、卧室的床头就挂满了这些心意。这些字里行间所单独分享来的感慨，还有照片背后一两句旅途中的小牢骚等等留言，在我印象里，就是一片感动。

照片里有成群迁徙的候鸟，定格的一瞬间能看到各种各样的形态，是一位朋友前几天为我寄来的。他说，这些候鸟会飞过不同的地貌形态，有河流，有高山，然后不同的候鸟会选择栖息在不同的地方。那些文字牵引着我慢慢泛起兴趣，然后看到他在结尾留下一些书名，一些讲了有关知识，还有一部分书单可以共享。

这位朋友说：“既然我们喜欢走过更多地方，也就希望能把这些我们所看到、感受到的东西

## 种子变成了什么

王淦溪

我第一次看到嘴里会衔着种子迁徙的候鸟。

当时我在自家书房里，桌上正放了一本打开的书，我抬起头看着被窗户框起来的四方方的天空，进入深秋后的天空清爽高朗，万里无云，而泛黄杂绿的银杏叶正摇曳在窗外。那些春天时曾在屋檐下筑巢的鸟儿落在石砖上扑腾了一下翅膀，然后抖了抖身子，紧接着又落下了几只。我朝它们脚下的泥土扔一把苹果籽，而这几只鸟在飞走之前还顺便衔走了几颗。

我记得有一些鸟被称为候鸟，其中一些种类会在春天时寻

找人家筑下巢穴，安居繁衍，然后在深秋左右天气寒冷后迁徙到会更温暖的地方。想必就是这种鸟了，我突然想到，这几只鸟可能会迁徙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。它们嘴里又会一直衔着那些种子吗？

如果候鸟们安全到达了目的地，那首先必须是一个温暖的地方，它们停留在那里，于是那些苹果籽也留在了那里，也许不过几天就会为那个地方增添几棵苹果树。我印象里有过一棵在我眼前慢慢长大的苹果树，当这棵树长大后，它会在来年春季开花，然后在秋天时丰收，会有孩子摘下它的果实，为这个地方带来一些新的小小喜悦。或者这颗种子落到

了另一个地方长成大树，或者有可能根本就长不大，比如掉进了河里或者一个并不适宜的环境里。再或者这颗种子被候鸟吞了下去，最后成为土地的肥料，长出新的一个什么东西来。

窗户没有打开，但我隐隐约约闻到深秋泥土中那种夹杂了一丝丝悲凉的味道，不同于春天时那种蓬勃的滋味，但仍具有一种平淡自然的生命力。说不定能恰巧遇上一只衔着种子的候鸟，还会迎接并孕育一个新的生命。

不再拥有的双腿限制了活动的范围，我只能摇着轮椅费力地打开对我来说有些高的窗户，窗

分享给其他更多的人，尤其是可能需要这些人。如果真能让一两个人为之高兴，那我们自然也就更高兴了。“我也很高兴。”

三  
我记得第一次收到帮助时心里破土而出的欣喜惊讶，和一丝丝不合时宜的别扭，也曾费力地慢慢和这些人接触。成为朋友后，除了收到他们寄来的小东西外，我也开始给他们寄一些自己从书里获得的感想，和那些收到照片时方寸间的感动心情。

然后就过去了这么多年，我也习惯了现在这样的生活，有书、有笔、有朋友，还有沐浴在阳光下长大的“种子”。

所以那些被带来的苹果籽，就这样在我这里慢慢地抽出了新芽，长成了一棵苹果树，说不定来年春天，还能接到落下来的果实。（作者为北大附中高一学生）